北史

二一

王盟字仵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

太宰祖琊魏黃門侍郎贈并州刺史樂浪公父羆伏波將軍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魏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攻陷諸鎮盟亦爲其所擁拔陵平後流寓中山復以積射將軍從蕭寶寅西征寶寅僭逆盟遂逃匿人間及尒朱天光入關盟從之隨賀拔岳禽万俟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及周文帝平侯莫陳悅除盟原州刺史孝武至長安封魏昌縣公大統三年徵拜司空轉司徒迎文帝悼后於蠕蠕加侍中遷太尉魏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事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諱輔太子出頓渭北事平進長樂郡公賜姓拓跋氏遷太保九年進位太傅加

開府儀同三司盟姿度弘雅仁而汎愛雖居師傅禮冠群
右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及疾
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十一年薨贈本官謚曰孝定
子勱字醜興性忠果有材幹年十七從周文帝入關及平
秦隴定關中周文嘗謂曰爲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
鋭者次也勱曰意欲兼被之周文大笑尋拜散騎常侍賜
爵梁甫縣公大統初爲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出入卧
内小心謹厚魏文帝常曰王勱可謂不二心臣也沙苑之
役勱以都督領禁兵居左翼當其前者死傷甚衆勱
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周文深悼焉贈使持節太尉

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陽郡公謚曰忠武
子弼襲爵尚魏安樂公主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勳
弟懋字小興盟之西征也以懋尚幼留在山東永安中始
入關與盟相見遂從征伐大統初賜爵安平縣子後進爵
爲公累遷右衛將軍于時疆埸交兵未申喪紀服齊斬者
並墨縗從事及盟薨懋上表辭位乞終喪制魏文帝不許
累遷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左衛將軍領軍將軍懋溫和小
心敬慎宿衛宮禁十有餘年勤恪當官未嘗有過廢帝二
年除南岐州刺史賜爵安寧郡公後拜小司寇卒於官子
悦嗣位大將軍同州刺史改封濟南郡公盟兄子顯幼而

敏悟沉靜少言初爲周文帳內部督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卿鳳州刺史賜爵洛邑縣公進位大將軍卒子誼

誼字宜君少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群言周閔帝時爲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臣無敢不肅遷御正大夫父艱毀瘠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武帝即位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齊至并州帝既入城反爲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雄赴之齊平自相州刺史徵爲大內史汾州稽胡亂誼擊

之帝弟越王盛譙王儉雖爲總管並受誼節度賊平封一子開國公帝臨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皇太子即位是爲宣帝憚誼剛正出爲襄州總管及隋文帝爲丞相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帝以誼爲行軍元帥討之未至而消難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洛州爲主洛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遲迥誼分兵討之旬月皆平帝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帝有舊亦歸心焉及隋受禪顧遇彌厚帝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議以爲戶

口滋多人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人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帝以爲然竟寢威議帝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爲臣或當恥愧是行也振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突厥帝嘉其稱旨進郢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疎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

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況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朞
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之則人倫攸始喪紀之制人道至
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
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爲無禮
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爲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
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有詔不問然恩禮稍薄誼頗
怨望或告誼謀反帝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
無反狀帝賜酒而釋之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
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帝
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同學甚相憐愍將柰國法何於是

詔曰誼有周之世早預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儉薄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戒約口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書有誼讖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灾又說其身是明王聖主信用左道所在詿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為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帝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乃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獨孤信雲中人也本名如願魏初有四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為部落大人與魏俱起祖俟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

雲中鎮武川因家焉父庫者爲領人酋長少雄豪有節義
北州咸敬服之信美容儀善騎射正光末與賀拔度等同
斬衛可瓌由是知名後爲葛榮所獲信既少年自修飾服
章軍中號爲獨孤郎及爾朱氏破葛榮以信爲別將從征
韓婁信匹馬挑戰禽賊漁陽王表賜周後以破元顥黨賜
爵受德縣侯遷武衛將軍賀拔勝出鎮荊州乃表信爲大
都督及勝弟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勝乃令信入關撫岳餘
衆屬周文帝已統岳兵與信鄉里少相友善相見甚歡因
令信入洛請事至雍州大使元毗又遣信還荊州尋徵入
朝魏孝武雅相委任及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信單騎及之

於瀍澗孝武嘆曰武衛遂能辭父母捐妻子從我世亂識
忠良豈虛言哉進爵浮陽郡公時荆州雖陷東魏人心猶
戀本朝乃以信爲衛大將軍都督三荆州諸軍事兼尚書
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荆州刺史以招懷之既至東
魏刺史辛纂出戰信縱兵擊纂大敗之都督楊忠等前驅
斬纂於是三荆遂定東魏又遣其將高敖曹侯景等奄至
信以衆寡不敵遂率麾下奔梁居三載梁武帝方許信還
北信父母既在山東梁武帝問信所往荅以事君無二梁
武義之禮送甚厚大統三年至長安以虧損國威上書謝
罪魏文帝付尚書議之七兵尚書陳郡王玄等議以爲既

經恩降請赦罪復職詔轉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尋拜
領軍將軍仍從復弘農破沙苑改封河內郡公俘虜中有
信親屬始得父凶問乃發喪行服尋起爲大都督與馮翊
王元季海入洛陽潁豫襄廣陳留之地竝款附四年東魏
將侯景等圍洛陽信據金墉城隨方拒守旬有餘日及周
文帝至瀍東景等退走信與李遠爲右軍戰不利東魏遂
有洛陽六年侯景寇荆州周文令信與李弼出武關景退
即以信爲大使慰撫三荆尋除隴右十一州大都督秦州
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人有冤訟歷年不能斷決
及信在州事無擁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數年之中公私

富實流人願附者數萬家周文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爲
信七年岷州刺史赤水蕃王梁𠊨定舉兵反詔信討之𠊨
定尋爲其部下所殺而𠊨定子弟仍收其餘衆信乃勒兵
向萬年頓三交谷口賊併力拒守信因詭道趣稠松嶺賊
不虞信兵之至望風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賊竝出降
加授太子太保芒山之戰大軍不利信與于謹帥散卒自
後擊之齊神武追騎驚擾諸軍因此得全及涼州刺史宇
文仲和據州不受代周文令信率開府怡峯討之仲和嬰
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率壯士襲其
西南遲明克之禽仲和虜其六千戶送于長安拜大司馬

十三年大軍南討時以蠕蠕爲寇令信移鎮河陽十四年進位柱國大將軍錄前後功贈封聽回授諸子於是第二子善封魏寧縣公第三子穆必要縣侯第四子藏義寧縣侯邑各一千户第五子順武成縣侯第六子陁建忠縣伯邑各五百户信在隴右歲久啓求還朝周文不許或有自東魏來者又告其母凶問信發喪行服信陳哀苦請終禮制又不許於是追贈信父庫者司空公追封信母費連氏常山郡君十六年遷尚書令六官建拜大司馬周孝閔帝踐阼遷大宗伯進封衞國公邑萬户趙貴誅後信以同謀坐免居無幾晉公護又欲殺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顯其

罪過遍令自盡於家時年五十五信美風度雅有奇謀大
略周文初啓覇業唯有關中之地以隴右形勝故委信鎮
之旣爲百姓所懷聲震鄰國東魏將侯景之南奔梁也魏
收爲檄梁文矯稱信據隴右不從宇文氏乃云無關西之
憂欲以委梁人也又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
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其爲鄰
境及士庶所重如此子羅先在東魏乃以次子善爲嗣及
齊平羅至而善卒又以羅主嗣信長女周明敬后第四女
元貞后第七女隋文獻后周隋及皇家三代皆爲外戚自
古以來未之有也隋文帝踐極乃下詔褒贈信太師上柱

國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封趙國公邑一萬户謚曰景追
贈信父庫者使持節太尉上柱國六州諸軍事定州刺史
封趙國公邑一萬户謚曰恭信母費連氏贈太尉趙恭公
夫人
羅字羅仁父信隨魏孝武入關中羅遂爲高氏所囚及信
爲宇文護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將獨
孤永業以宗族故哀之爲買田宅遺以資畜初信入關後
復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陁整崔氏生隋獻皇
后及齊亡隋文帝爲定州揔管獻皇后遣人求羅得之相
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於是後遺車馬財物未幾周武

帝以羅功臣子久淪異域徵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歸京師諸弟見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不以兄禮事之然性長者亦不與諸弟校競長短后由是重之文帝爲丞相拜羅儀同常置左右既受禪詔追贈羅父其諸弟以羅母没齊先無夫人號不當承襲上以問后后曰羅誠嫡長不可誣也於是襲爵趙國公以其弟善爲河内郡公穆爲金泉縣公藏爲武平縣公陁爲武喜縣公整爲千牛備身擢拜羅爲左領將軍遷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出爲涼州摠管進位上柱國徵拜左武衛大將軍煬帝嗣位改封蜀國公未幾卒官謚曰恭子纂嗣位河陽都尉纂弟武都大

業末亦爲河陽都尉廡長子開遠宇文化及之弒逆也裴
虔通率賊入城象殿宿衛兵士皆從逆開遠時爲千牛與
獨孤盛力戰閤下爲賊所執賊義而捨之
善字伏陁幼聰慧善騎射以父封勳封魏寧縣公魏廢帝
元年又以父勳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
爵長城郡公周孝閔帝踐阼除河州刺史以父負舋久廢
於家保定三年乃授龍州刺史天和六年襲爵河內郡公
從帝東討以功授上開府尋除兖州刺史政在簡惠百姓
安之卒於州贈使持節柱國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子覽
嗣位右候衛大將軍大業末卒

陁字黎邪仕周晉附上士坐父從蜀十餘年宇文護誅始
歸長安隋文帝受禪拜上開府領左右將軍累轉延州刺
史陁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已殺其舅郭沙
羅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信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
俱有疾召醫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上以陁后之異母弟陁
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陁所為陰令其兄左監門郎將
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諷陁陁言無有上不說左轉遷
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熲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
孝緒大理丞楊遠等雜案之陁婢徐阿尼言本從陁母家
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

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陁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陁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阿尼便呪之居數日猫鬼向素家後上初從并州還陁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拽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祅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絶矣上令犢車載陁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陁弟司勲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陁死除名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訟其

母為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為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
訟行猫鬼家陁未幾而卒煬帝即位追念舅氏聽以禮葬
乃下詔贈正議大夫帝意猶不已復贈銀青光祿大夫二
子延福延壽陁弟整位幽州刺史大業初贈金紫光祿大
夫平鄉侯

竇熾字光成扶風平陵人後漢大鴻臚章之後也章子統
靈帝時為鴈門太守避竇武之難亡奔匈奴遂為部落大
人後魏南徙子孫因家代賜姓紇豆陵氏累世仕魏皆至
大官父略平遠將軍以熾著勳贈少保柱國大將軍建昌
公熾性嚴明有謀略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寸少從范陽祈

忻受毛詩左氏春秋略通大義善騎射膂力過人魏正光末北鎮擾亂乃隨略避地定州投葛榮榮欲官略略不受榮疑其有異志遂留略於冀州將熾及熾兄善隨軍及尒朱榮破葛榮熾乃將家隨榮於幷州時葛榮別帥韓婁等據薊城不下以熾爲都督從驃騎將軍侯深討之熾手斬婁以功拜揚烈將軍魏孝武即位蠕蠕等諸蕃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鴟飛鳴於殿前帝素知熾善射因欲矜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之鴟乃應弦而落諸蕃人咸歎異焉帝大悅㬋隨東南道行臺樊子鵠追尒朱仲遠奔梁時梁主又遣元樹入寇據譙城子鵠令熾擊破之封

行唐縣子尋進爵上洛縣伯時帝與齊神武搆隙以熾有威重堪虞爪牙任拜閤內大都督遷朱衣直閤遂從帝西遷仍與其兄善至城下與武衛將軍高金龍戰於千秋門敗之因入宮城取御馬四十匹并鞍勒進之行所帝大悅賜熾及善駿馬各二匹駑馬十匹大統元年別封眞定縣公從周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河橋之戰諸將退走熾時獨從兩騎爲敵人追至芒山熾乃下馬背山抗之俄而敵衆漸多矢下如雨熾騎士所執弓並爲敵人所射破熾乃揔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應弦而倒敵乃相謂曰得此三人未足爲功乃稍引退熾因其怠遂突圍

得出又從太保李弼討白額稽胡破之高仲密以北豫州來赴熾從周文援之至洛陽會東魏人據芒山爲陣周文命留輜重於瀍曲率輕騎奮擊中軍與右軍大破之悉虜其步卒熾獨追至石濟而還大統十二年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出爲涇州刺史莅職數年政號清靜改封安武縣公魏廢帝元年除原州刺史熾抑挫豪右申理幽滯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熾屢經游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恭帝元年進爵廣武郡公屬蠕蠕寇廣武熾與柱

國趙貴分路討之蠕蠕引退熾度河至麴伏川追及大破
之武成二年拜柱國大將軍周明帝以熾前朝舊臣勳望
兼重欲獨爲造第熾辭以天下未平干戈未偃不宜輒發
徒役周明不許尋而帝崩事方得寢保定元年進封鄧國
公邑一萬户別食資陽縣一千户收其租賦天和五年自
大宗伯爲宜州刺史先是周文田於渭北令熾與晉公護
分射走兎熾一日獲十七頭護十一頭護耻不及因以爲
嫌至是熾又以周武年長有勸護歸政之議護惡之故左
遷焉及護誅徵拜太傅熾既朝之元老名望素隆至於軍
國大謀常與參議嘗有疾周武帝幸其第問之因賜金石

之樂其見禮如此帝於大德殿將謀伐齊熾年已衰老乃扼腕曰臣雖朽邁請執干櫓首啓戎行得一覩誅翦鯨鯢廓清寰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歸魂泉壤無復餘恨帝壯其志節遂以熾第二子武當公恭為左二軍總管齊平之後帝乃召熾歷觀相州宮殿熾拜賀曰陛下真不負先帝矣帝大悅進位上柱國宣政元年兼雍州牧及周宣營建東京以熾為京洛營作大監宮苑制度皆取決焉大象初改食樂陵縣邑戶如舊隋文帝入輔政停洛陽宮作熾請入朝屬尉遲迥舉兵熾乃移入金墉與洛州刺史平涼公元亨同心固守仍權行洛陽鎮事相州平熾方入朝

屬文帝初爲相國百寮皆勸進旨以累世受恩遂不肯署牋時人皆高其節及帝踐極拜太傅加殊禮贊拜不名開皇四年八月薨時年七十八贈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恭熾事親孝奉諸兄以悌順聞及其望位隆重而子孫皆覿列位遂爲當時盛族子茂嗣茂有弟十三人恭威最知名恭位至大將軍從周武平齊封贊國公除西兖州總管以罪賜死熾兄善以中軍大都督南城公從魏孝武西遷仕至太僕衞尉卿汾北華瀛三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富縣公謚曰忠子榮定嗣

榮定沉深有器局容貌魁偉美鬚髯便弓馬初爲魏文帝

千牛備身周文帝見而竒之授平東將軍賜爵宜君縣子後從周文與齊人戰於北芒周師不利榮定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擊却齊師以功拜上儀同尋復以軍功進位開府襲爵永富縣公除忠州刺史從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佽飛中大夫其妻 隋文帝長姊安成長公主也文帝少與之情契甚厚榮定亦知帝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帝作相領左右宫伯使鎮守天臺總統露門内兩廂仗衛常宿禁中遇尉遲迥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爲意拜榮定爲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賜縑四千匹西涼女樂一部及受禪來朝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十户遣之坐事除名公

主曰天子姊乃作田舍兒妻上不得已尋拜右武候大將軍上數幸其第恩錫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稱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國歷位寧州刺史右武候大將軍秦州總管賜吴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寇邊爲行軍元帥率總管出涼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賜縑萬匹進爵安豐郡公復封子憲爲安康郡公賜縑五千匹歲餘拜右武衛大將軍帝欲以爲三公榮定上書固辭陳畏懼之道帝乃止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卒帝爲之廢朝令

左衛大將軍元旻監護喪事賻絹三千匹上謂侍臣曰吾每欲致榮定於三事其人固讓不可今欲賜之重違其志於是贈冀州刺史陳國公謚曰懿子抗嗣抗美容儀性通率長於巧思父卒後恩遇彌厚所賜錢帛金寶亦以鉅萬位定州刺史檢校幽州總管煬帝即位漢王諒反以爲抗與通謀由是除名以其弟慶襲封陳公慶亦有姿容性和厚頗工草隸初封永富郡公位河東太守衛尉卿大業末爲南郡太守爲盜賊所害慶弟璡亦工草隸頗解鍾律歷位潁川南郡扶風太守熾兄子毅

毅字天武父岳早卒及毅著勳追贈大將軍冀州刺史毅

深沈有器度事親以孝聞魏孝武初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時齊神武擅朝毅慨然有徇主之志從孝武西遷封奉高縣子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安武縣公恭帝元年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改封永安縣公出爲幽州刺史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神武郡公保定三年拜大將軍時與齊人爭衡戎車歲動並交結突厥以爲外援突厥已許納女於周齊人亦甘言重幣遣使求婚狄人便欲有悔朝廷乃令楊薦等累使結之往返十餘方復前好至是雖期往逆猶懼改圖以毅地兼勳戚素以威重乃令爲使及毅至齊使亦在焉突厥君臣猶有貳志

毅抗言正色以大義責之累旬乃定卒以皇后歸朝議嘉
之别封成都縣公進位柱國歷同州刺史蒲金二州總管
加上柱國入爲大司馬隋開皇初拜定州總管累居藩鎮
咸得人和二年薨於州贈襄郢等六州刺史謚曰肅毅性
温和每以謹慎自守又尚周文帝第五女襄陽公主特爲
朝廷所委信雖任兼出内未甞有矜惰之容時人以此稱
焉子賢嗣
賢字託賢志業通敏少知名宣政元年授使持節儀同大
將軍開皇中襲爵神武公除遷州刺史毅第二女即大唐
太穆皇后武德元年詔贈毅司空使持節總管荆郢等十

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杞國公又追贈賢子紹宣秦州刺史
幷襲賢爵紹宣無子仍以紹宣兄子德藏嗣
賀蘭祥字盛樂其先與魏俱起有乞伏者爲賀蘭莫何弗
因以爲氏後有以良家子鎮武川者遂家焉父初眞少知
名爲鄉閭所重尚文帝姊建安長公主保定二年追贈太
傅柱國常山郡公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長於舅氏特
爲周文帝所愛雖在戎旅常博延儒生教以書傳周文初
入關祥與晉公護俱在晉陽後乃遣使迎致之解褐奉朝
請少有膽氣志在立功尋擢補都督恒居帳下從平侯莫
陳悅又迎魏孝武以前後功封撫夷縣伯仍從擊潼關獲

東魏將薛長儒又攻回洛拔之還拜左右直長進爵爲公
大統九年從周文與東魏戰於芒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十四年除都督荆州刺史進爵博陵
郡公先是祥嘗行荆州事雖未朞月頗有惠政至是重往
百姓安之由是漢南流人襁負至者日有千數遠近蠻夷
莫不款附祥隨機撫納咸得其歡心時盛夏亢陽祥親巡
境内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乃謂守令曰此
豈仁者爲政邪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歲大有年境
内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祥雖周文密親性甚
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既與

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風素乃以竹屛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周文後聞之並以賜祥十六年拜大將軍周文以涇渭漑灌之處渠堰廢毀乃令祥修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功用旣畢人獲其利魏廢帝二年行華州事後改華州爲同州仍以祥爲刺史尋拜尚書左僕射六官建授小司馬周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司馬時晉公護執政祥與護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護皆與祥參謀及誅趙貴廢閔帝祥有力焉武成初吐谷渾侵掠州郡詔祥與宇文貴揔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檄吐

谷渾與渾廣定王鍾留王等戰破之因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爲洮州撫安西土振旅而還進封涼國公薨贈太師同岐等十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景有七子敬讓璨師寬知名敬少歷顯職封化隆縣侯後襲爵涼國公位柱國華州刺史讓大將軍鄭州刺史河東郡公璨開府儀同三司宣陽郡公建德五年從於并州戰殁贈上儀同大將軍追封清都郡公師尚明帝女位上儀同大將軍幽州刺史博陵郡公寬開府儀同大將軍武始公入隋歷汴鄭二州刺史竝著政績祥弟隆大將軍襄樂縣公隋文帝與祥有舊開皇初追贈上柱國

叱列伏龜字摩頭陁代郡西部人也其先爲部落大人魏初入附遂世爲第一領人酋長至龜五世龜容貌瓌偉膂帶十圍進止詳雅兼有武藝嗣父業復爲領人酋長魏孝昌三年以別將從長孫承業西征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從還洛授都督遂爲齊神武所寵任加授大都督沙苑之敗隨例來降周文帝以其豪門解縛禮之仍以邵惠公女妻之大統四年封長樂縣公自此常從征討亟有戰功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恒州刺史卒子椿嗣椿字千年明帝時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永世縣公天和初除左宮伯進位大將軍

閻慶字仁度河陰人也曾祖善仕魏歷龍驤將軍雲州鎮將因家雲州之盛樂郡祖提持節車騎大將軍敦煌鎮都大將父進有謀略勇冠當時正光中拜龍驤將軍屬衛可瓌作亂攻圍盛樂進率衆拒守以功拜盛樂郡守慶幼聰敏重然諾風儀端肅望之儼然隨父固守盛樂頗有力焉拜別將後以軍功拜步兵校尉中堅將軍既而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慶謂所親曰高歡將有簒逆之謀豈可苟安目前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統三年自宜陽歸闕稍遷後將軍封安次縣子以功進爵為伯慶善於綏撫士卒未休未嘗先舍故能盡其死力屢獲勳勞累遷散騎常侍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州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氏周孝閔帝踐阼出爲河州刺史進爵石保縣公州居河外地接戎夷慶留心撫納頗稱簡惠就拜大將軍進爵太安郡公入爲小司空歷雲寧二州刺史慶性寬和不苛察百姓悅之天和五年進位柱國晉公護母慶之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阿附及護誅武帝以此重之詔慶第十二子毗尚帝女清都公主慶雖位望隆重婚連帝室常以謙慎自守時以此稱之建德二年抗表致事優詔許焉慶既衰老恒嬰沉痼宣帝以其先朝耆舊特異恒倫乃詔靜帝至第問疾賜布千段醫藥所須令有司供給大象二年

拜上柱國隋文帝踐極又令皇太子就第問疾仍供醫藥之費開皇二年薨年七十七贈司空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謚曰成長子常先慶卒次子毗嗣

毗七歲襲爵石保縣公及長儀貌矜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該略通大旨能篆書草隸尤善爲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悅之命尚清都公主宣帝即位拜儀同三司隋文帝受禪以技藝侍東宮數以琱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由是甚見親待每稱之於上尋拜車騎宿衛東宮上嘗遣高熲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制肅然熲言之於上特蒙賜帛俄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尋加尚儀

同太子服翫之物多毗所爲及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爲官奴婢二歲放免煬帝嗣位盛修軍器以毗性巧練習舊事詔典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輦輅車輿多所增損擢拜起部郎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爲可毗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爲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唯設五乘尚書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義

兼六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用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爲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爲差等帝曰何用秦法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長城之役毗揔其事及帝有事恒岳詔毗營立壇場尋轉殿内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于行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都尋以毋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涿郡以通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史營建臨朔宮及征遼東以本官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軍圍遼東城

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流矢中所乗馬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遷殿内少監又領將作少監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感作逆帝班師從至高陽郡卒帝甚悼惜之贈殿内監史寧字永和建康表氏人也曾祖豫仕沮渠氏爲臨松令魏平涼州祖灌隨例遷於撫寧鎮因家焉父遵初爲征虜府鎧曹參軍杜洛周構逆六鎮自相屠陷遵遂率鄉里奔恒州其後恒州爲賊所敗遵後歸洛陽拜樓煩郡守及寧著勲贈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謚曰貞寧少以軍功累加持節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賀拔勝爲荆州刺史寧以本官爲勝軍司隨勝部會

荊蠻騷動三鵶路絶寧先驅平之因撫慰蠻左翕然降附尋除南郢州刺史及勝為大行臺表寧為大都督攻梁下溠戍破之封武平縣伯又攻拔梁齊興鎮等九城未及論功屬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寇荊州寧隨勝奔梁梁武帝引寧至香蹬前謂之曰觀卿風表終是富貴我當使卿衣錦還鄉寧答曰臣世荷魏恩位為列將天長喪亂本朝傾覆不能北面事逆賊幸得息肩有道儻如明詔欣幸實多因涕泣橫流梁武為之動容在梁二年勝乃與寧密圖歸計寧曰朱异既為梁主所信任請往見之勝然其言寧乃見异申以投分之言微託思歸之意辭氣雅至异亦嗟挹

爲奏梁主果許勝等歸大統二年自梁歸進爵爲侯久之
遷車騎將軍行涇州事時賊帥莫折後熾寇掠居人寧率
州兵與行原州事李賢討破之轉東義州刺史東魏亦以
胡梨苟爲東義州刺史寧僅得入州梨苟亦至寧逆擊破
之斬其洛安郡守馮善道州既隣接疆埸百姓流移寧留
心撫慰咸來復業轉涼州刺史寧未至而前刺史宇文仲
和據州作亂詔獨孤信與寧討之寧先至涼州爲陳禍福
城中吏人皆相率降附仲和仍據城不下尋亦尅之後遷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爲公十六年宕
昌叛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而自立并連結傍乞鐵忽

及鄭五醜等詔寧率軍與宇文貴豆盧寧等討之寧別擊
獠甘而山路險阻纔通單騎獠甘已分其黨立柵守險寧
進兵攻之遂破其柵獠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玉彌定
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遂進軍大破之生獲獠甘徇而
斬之并執鞏廉玉送闕所得軍實悉分賞將士寧無私焉
師還召寧率所部鎮河陽寧先在涼州戎夷服其威惠遷
鎮之後邊人並思慕之魏廢帝元年復除梁甘瓜三州諸
軍事涼州刺史初蠕蠕與魏和親後更離叛寧爲突厥所
破殺其主阿那瓌部落逃逸者仍奉瓌之子孫抄掠河右
寧率兵邀擊獲瓌子孫二人并其種落酋長自是每戰破

之前後數萬人進爵安政郡公二年吐谷渾遣使於齊寧擊獲之就拜大將軍寧後遣使詣周文帝請事周文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為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時突厥木汗可汗假道涼州將襲吐谷渾周文令寧率騎隨之軍至番禾吐谷渾已覺奔於南山木汗將分兵追之令俱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真二城是吐谷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此上策也木汗從之即分為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真寧趣樹敦渾娑周王率眾逆戰寧擊斬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樹敦是渾之舊都多諸

珍藏而渾主先已奔賀眞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攻之僞退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奮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渾賀羅拔王依險爲柵欲塞寧路寧攻破之木汗亦破賀眞虜渾主妻子大獲珍物寧還軍於青海與木汗會木汗握寧手歎其勇決并遺所乘良馬令寧於帳前乘之木汗親自步送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憚之咸曰此中國神智人也及將班師木汗又遺寧奴婢一百口馬五百匹羊一萬口寧及還州尋被徵入朝屬周文帝崩寧悲慟不已乃請赴陵所盡哀并告行師剋捷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司

徙出爲荆州刺史荆襄淅郢等五十二州及江陵鎮防諸軍事寧有謀畫識兵權臨敵指撝皆如其策甚得當時之譽及在荆州頗自奢縱貪濁不脩法度嘗出有人訴州佐枉法寧還付被訟者治之自是有事者不敢復言聲名大損於西州保定三年卒於州謚曰烈子雄嗣

雄字世武少勇敢旅力過人便弓馬有筭略年十四從寧於牽屯山奉迎周文帝仍從校獵弓無虛發周文歎異之尋尚周文女永富公主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遷駕部中大夫司馭中大夫從柱國枹罕公辛威鎮金城遂卒於軍時年二十四雄弟祥

祥字世休少有文武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隋文帝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在州頗有惠政轉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出九江道破陳師進拔江州文帝大悦下詔慰勉之進位上開府尋拜蘄州刺史遷蘄州總管徵拜左領軍將軍復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廣破突厥於靈武遷右衞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宮遺祥書論舊行兵時事申以恩旨祥爲書陳謝太子甚親遇之及即帝位漢王諒作亂遣其將綦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帝以祥爲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

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度公理拒之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東趣黎陽討綦良綦良棄軍走其衆大潰進位上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疋轉太僕卿帝嘗賜祥詩曰伯奭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目詎知今早擲勁草賞久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祥上表辭謝帝手詔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

兩關之路據倉阻河公竭誠奮勇一舉而尅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尋遷鴻臚御從征吐谷渾祥出玉門道擊虜破之進位右光禄大夫拜右驍衛大將軍又征遼東出蹋頓道不利由是除名俄拜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塗子義隆永年令祥弟雲字世高亦以父勳賜爵武平縣公歷位司職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萊州刺史雲弟威字世儀亦以父勳賜爵武當縣公

權景宣字暉遠天水顯親人也父曇騰魏隴西郡守贈秦州刺史景宣少聰悟有氣俠宗黨皆歎異之年十七魏行

臺蕭寶夤見而奇之表爲輕車將軍及寶夤敗景宣歸鄉里周文帝平隴右擢爲行臺郎中孝武西遷授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加平西將軍秦州大中正大統初轉祠部郎中景宣曉兵權有智略從周文拔弘農破沙苑皆先登陷陣轉外兵郎中從開府于謹援洛陽景宣督課糧儲軍以周濟時初復洛陽將修繕宮室景宣率徒三千先出採運會東魏兵至司州牧元季海等以衆少拔還屬城悉叛道路擁塞景宣將二十騎且戰且走從騎略盡景宣輕馬突圍手斬數級馳而獲免因投人家自匿景宣以久藏非計乃僞作周文書招募得五百餘人保據宜陽聲言大軍續至

東魏將段琛等率衆至九曲憚景宣不敢進景宣恐琛審
其虛實乃將腹心自隨詐云迎軍因得西道與儀同李延
孫相會攻拔孔城洛陽以南尋亦來附周文即留景宣守
張白塢節度東南義軍東魏將王元軌入洛景宣與延孫
等擊走之以功授大行臺左丞進屯宜陽攻襄城拔之獲
郡守王洪顯周文嘉之徵入朝録前後功封顯親縣男除
南陽郡守郡鄰敵境舊制發人守防三十五處多廢農桑
而姦宄猶作景宣至並除之唯修起城樓多備器械寇盜
斂迹人得肄業焉百姓稱之立碑頌德周文特賞粟帛以
旌其能遷廣州刺史侯景舉河南來附景宣從僕射王思

政經略應接既而侯景南叛恐東魏復有其地以景宣爲大都督豫州刺史鎮樂口東魏亦遣張伯德爲刺史伯德令其將劉貴平率其戍卒及山蠻屢來攻逼景宣兵不滿千人隨機奮擊貴平乃退走進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頻川陷後周文以樂口等諸城道路阻絶悉令拔還襄州刺史杞秀以狼狽獲罪景宣竟令嚴明戎旅整肅所部全濟獨被優賞仍留鎮荆州委以鵶南之事初梁岳陽王蕭詧將以襄陽歸朝仍勒兵攻梁元帝於江陵詧叛將杜岸乘虛襲之景宣乃率騎三千助詧因是乃送其妻王氏及子寮入質景宣又與開府楊忠取梁將柳仲禮拔

安陸隨郡久之隨州城人吳士英殺刺史黃道王因聚為寇景宣以英小賊可以計取之若聲其罪恐同惡者衆迺與英書偽稱道王凶暴歸功英等英等果信之遂相率而至景宣執而戮之獲其黨與進攻應城拔之獲夏侯珍洽於是應禮安隨並平朝議以景宣威行南服迺授并安肆郢新應六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兼督江北司二州諸軍事進爵為伯唐州蠻田魯嘉自號豫州伯引至齊兵大為人害景宣文破之獲魯嘉以其地為郡轉安州刺史梁定州刺史李洪遠初款後叛景宣惡其懷貳密襲破之虜其家口及部衆洪遠

脫身走免自是酋帥懾服無敢叛者燕公于謹征江陵景宣別破梁司空陸法和司馬牟亮於湞水又遣別帥攻拔魯山多造舟艦益張旗幟臨江欲度以懼梁人梁將王琳在湘州景宣遺書喻以禍福琳遂遣長史席豁因景宣請舉州款附周孝閔帝踐阼徵爲司憲中大夫尋除基鄀硤平四州五防諸軍事江陵防主加大將軍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景宣別略河南齊豫州刺史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景宣以開府謝徹守永州開府郭彥守豫州以士良世怡及降卒一千人歸諸京師尋而洛陽不守乃棄二州拔其將士而還至昌州而羅陽蠻反景宣回軍

破之還次霸上晉公護親迎勞之天和初授荊州刺史總
管十七州諸軍事進爵千金郡公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
款附表請援兵敕景宣統水軍與皎俱下景宣到夏口陳
人已至而景宣以任遇隆重遂驕傲縱恣多自矜伐兼納
賄貨指麾節度朝出夕改將士憤怒莫肯用命及水軍始
交一時奔北戰艦器仗略無孑遺時衛公直總督諸軍以景
宣負敗欲繩以軍法朝廷不忍加罪遣使就軍赦之尋遇
疾卒贈河渭鄯三州刺史謚曰恭子如璋嗣位至開府膠
州刺史如璋弟仕珍儀同大將軍廣川縣侯
論曰王盟始以親黨升朝終而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

周行實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詎文武奇才以剛正見忌有隋受命鬱爲名臣末路披猖信有終之克鮮獨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昭隣國雖不免其身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歟竇熾儀表魁梧器識雄遠入參朝政則嘉謀屢陳出總藩條則惠政斯洽毅忠肅奉上溫恭接下茂實彰於本朝義聲播於殊俗竝以國華人望論道當官榮映一時慶流來葉及熾遲疑勸進有送故之心雖王公恨恨何以加此榮定以功樹賞以勞定國保其祿位貽厥子孫盛矣賀蘭祥叱列伏龜閻慶等雖皆緣戚屬各以功名自終而叱制造之功亦足傳於後葉史寧

權景宣並以將帥之才受內外之寵總戎薄伐著尅敵之功布政莅人垂稱職之譽若此者豈非有國之良翰歟然而史在末年貨財虧其雅志權亦晚節矜驕喪其威聲惜矣楊諒干紀祥獨尅之効亦足稱云爾

列傳第五十　　北史六十二

王羆 孫長述

王思政

尉遲迴 弟綱 綱子運

王軌 樂運

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遵之後世爲州郡著姓羆質直木彊處物平當州閭敬憚之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清廉疾惡勵精公事刺史崔亮有知人之鑒見羆雅相欽挹亮後轉定州啓羆爲長史執政者恐羆不稱不許及梁人寇硤石亮爲都督南討復啓羆爲

長史帶鋭軍朝廷以亮頻舉羆故當可用及剋硤石羆功居多先是南岐東益氐羌反叛乃拜羆冠軍將軍鎮梁州討平諸賊還授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大邦奉祿優厚何爲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犯憲法以此致辭耳後以軍功封定陽子除荊州刺史梁復遣曹義宗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没者數版時既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遣羆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乃煑粥與將士均令食之每出戰常不擐甲冑大呼告天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箭中王羆

額不爾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元顥入洛以羆為左軍大都督顥敗莊帝以羆受顥官故不得本州更除岐州刺史時南秦數叛以羆行南秦州事羆至州召其魁帥為腹心擊捕反者略盡乃謂魁帥等曰汝黨皆死盡何用活為乃以次斬之自是南秦無復反者又詔羆行秦州事尋遷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周文帝徵兵為勤王之舉羆請前驅効命遂為大都督鎮華州孝武西遷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別封萬年縣伯乃除華州刺史齊神武率軍潼關人懷危懼羆勸勵將士衆心乃安神武退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

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城外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投城遁走文帝聞而壯之時關中大饑徵稅人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篣捶以是人有逃散唯羆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讟沙苑之役神武士馬甚盛文帝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

後移鎭河東以前後功進爵扶風郡公河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乃大開州門召城中戰士謂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望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没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心及軍還徵拜雍州刺史時蠕蠕度河南寇候騎已至豳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臥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

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罷熊輕侮權貴守正不回皆此類也
未幾還鎮河東罷熊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罷熊為設
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罷熊曰耕種收獲其功已深舂爨造成
用力不少尒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
大慙又客與罷熊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罷熊意嫌之及瓜
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愧色性又嚴急嘗有
吏挾私陳事者罷熊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鞾履持以擊之
每至享會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嗤其鄙
碎罷熊舉動率情不為巧詐凡所經處雖無當時功迹咸去
乃見思卒于官贈太尉都督相冀等十州刺史謚曰忠罷熊

安於貧素不營生業後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衡門身死之日家甚貧罄當時伏其清潔子慶遠弱冠以功臣子拜直閤將軍先羆卒孫述

述字長述少孤為祖羆所養聰敏有識度年八歲周文帝見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為不朽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封長安縣伯羆薨居喪過禮有詔褒之免喪襲封扶風郡公除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周受禪拜賓部下大夫累遷廣州刺史甚有威惠朝議嘉之就拜大將軍後歷襄仁二州總管並有能名隋文帝為丞相授信州總管位上將軍王謙作亂遣使致書於長述長述因執其使上書

又陳取謙策上大悅前後賜金五百兩授行軍總管討謙
以功進位柱國開皇初獻平陳計脩營戰艦為上流之師
上善其能頻加賞勞後數歲以行軍總管擊南寧未至而
卒上甚傷惜之贈上柱國冀州刺史謚曰莊子謨嗣謨弟
軌大業末郡守少子文楷起部郎
王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也自魏太尉凌誅後冠
冕遂絕父祐州主簿思政容貌魁梧有籌策解褐員外散
騎侍郎屬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擾亂關右北海王顥討
之聞思政壯健啓與隨軍所有謀議竝與參詳時孝武在
藩素聞其名乃引為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

預定策功封祁縣侯爲武衛將軍俄而齊神武潛有異圖
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
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
有崤函之固且士馬精彊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効
若聞車駕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
二年脩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神武兵至河北帝
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拜光祿卿并州刺史加散騎常侍
大都督大統之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
自安周文帝曾在同州與群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
千段令諸將摴蒲取之物盡周文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

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群公擲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斂容跪而誓曰王思政羇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為盧若内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座盡驚即拔所佩刀横於膝上攬摴蒱拊髀擲之比周文止之已擲為盧矣徐乃拜而受帶自此朝寄更深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横擊一擊踣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絶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衣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

會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裏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軍
仍鎮弘農除侍中東道行臺思政以玉壁地險要請築城
即自營度移鎮之遷汾晉并三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
如故仍鎮玉壁八年東魏復來寇卒不能克以全城功授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
親接援之乃驛召思政將鎮成皋未至而班師復命思政
鎮弘農思政入弘農令開城門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
足畏數日後東魏將劉豐生率數千騎至城下憚之不敢
進乃引軍還於是脩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
守禦者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十二年加特進

兼尚書左僕射行臺都督荆州刺史境内卑濕城塹多壞
思政乃命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脩之掘得黄金三十斤
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
悉封金送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王壁也周
文命舉代人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寛其後東魏來寇
孝寛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請援
乞師當時未即應接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
即率荆州歩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周文聞思政已發乃
遣太尉李弼赴潁川東魏將高岳等聞大兵至收軍而遁
思政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略地乃密遣送款於

梁先是周文遣帥都督賀蘭願德助景扞禦景既有異圖因厚撫願德等冀爲己用思政知景詭詐乃密追願德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周文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竝讓不授頻使敦喻唯受河南諸軍事十四年拜大將軍九月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殺傷甚衆岳又築土山以臨城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矟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

時雖有恠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崩頹岳慈
衆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脩堰作鐵
龍雜獸用厭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涌溢懸釜而炊糧
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意以爲閑共
乗樓船以望城内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
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
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禽永珍并獲船中器
械思政謂永珍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
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
瘞岳既失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逼城齊文襄聞之乃率

步騎十萬來攻思政知不濟率左右據土山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刎先是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固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通直散騎常侍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而說之牽手以下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淚交流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起而禮之接遇甚厚其督將分禁諸州地牢數年盡死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遂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貲產嘗被

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况大賊未平欲事產業豈所謂憂公忘私邪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及齊文宣受東魏禪以思政為都官尚書儀同三司卒贈以本官加兗州刺史初思政在荆州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並當衝要之地凡所舉薦咸得其才子康沈毅有度量後為周文親信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增邑三千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康弟揆先封中都縣侯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進爵為公揆弟邦封西安縣侯邦弟恭忠誠縣

伯恭弟幼顯親縣伯康姊封齊郡君康兄元遜亦陷於潁川封其子景晉陽縣侯康抗表固讓不許十六年王師東討加康使持節大都督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魏廢帝二年隨尉遲迥征蜀鎮天水郡尋賜姓拓王氏爲鄜州刺史武成末除匠師中大夫轉載師保定二年歷安襄二州總管位柱國入隋終於汴州刺史

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別號尉遲部因而氏焉父俟兜性弘裕有鑒識尚周文帝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迥及綱迥年七歲綱年六歲俟兜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耳各勉之武成初追贈柱

國大將軍太傅長樂郡公謚曰定迥少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西都侯大統十一年拜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魏安郡公十五年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迥通敏有幹能雖任兼文武頗允時望周文以此深委仗焉十六年拜大將軍侯景之渡江也梁元帝時鎮江陵請脩隣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衆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移書請救周文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與群公會議諸將多有異同唯迥以爲紀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周文以爲然謂曰伐蜀之事

一以委汝於是令迴督開府元珎乙弗亞侯呂陵始叱奴興綦連雄宇文昇等六軍甲士取晉壽開平林舊道迴前軍臨劒閣紀安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紀梁州刺史楊乾運時鎮潼水先已遣使詣闕密送誠款然恐其下不從猶據潼水別管拒守迴遣元珎侯呂陵始等襲之乾運還保潼川珎等遂圍之乾運降迴至潼川大饗將士度涪江至青溪登南原勒兵講武脩繕約束閱器械自開府以下賞金帛各有差時夏中連兩山路嶮峻將士疲病者十二三迴親自勞問加以湯藥引之而西紀益州刺史蕭撝嬰城自守進軍圍之初紀至巴郡遣前南梁州刺史史欣景幽

州刺史趙拔扈等爲撝外援迥分遣元珍乙弗亞等擊破
之拔扈等遁走欣景遂降撝被圍五旬頻戰爲迥所破遣
使乞降許之撝乃與紀子宜都王圓肅率其文武詣軍門
請見迥以禮接之其吏人等各令復業唯收僮隸及儲積
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詔以迥爲大都督益潼等
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三年加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諸
軍事以平蜀功封一子安固郡公自劒閣以南得承制封
拜及黜陟迥乃明賞罰布恩威綏輯新邦經略未附人夷
懷而歸之性至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
先薦奉然後敢嘗大長公主年高多病迥往在京師每退

朝參候起居憂悴形於容色大長公主每爲之和顏進食
以寧迥心周文知其至性徵迥入朝以慰其母意遣大鴻
臚郊勞仍賜迥袞冕之服蜀人思之爲立碑頌德六官初
建拜小宗伯周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以迥有平
蜀功同霍去病冠軍之義改封寧蜀公遷大司馬尋以本
官鎮隴右武成元年進封蜀國公邑萬戶除秦州總管秦
渭等十四州諸軍事隴右大都督保定二年拜大司馬及
晉公護東伐迥帥師攻洛陽齊王憲等軍於芒山齊衆度
河諸軍驚散迥率麾下反行郤敵於是諸將遂得全師而
還遷太保太傳建德初拜太師尋加上柱國宣帝即位以

迴爲大右軍轉大前疑出爲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迴位望宿重懼爲異圖乃令迴子魏安郡公惇齎詔書以會葬徵迴尋以鄖國公韋孝寬代迴爲總管迴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又令候正破六韓裒詣迴喻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爲之備迴聞之殺昶集文武士庶等登城北樓而令之於是衆咸從命莫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于時趙王招已入朝留少子在國迴又奉以號令迴弟子大將軍成平郡公勤時爲青州總管初得迴書表送之尋亦從迴迴所管相衛黎毛洺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

莒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榮州刺史邵國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國東潼州刺史曹孝達各據州以應迥徐州總管司錄席毗與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兗州及徐州之蘭陵郡亦以應迥永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迥迥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割江淮之地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迥即以韋孝寬爲元帥隂羅雲監諸軍郕國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宇文述武鄉公崔弘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延壽公于仲文等皆爲行軍總管迥遣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遜迥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

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爲刺史上儀同赫連士猷攻晉州即據小鄉城紇豆陵恵襲陷定州之鉅鹿郡遂圍恒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上開府莒州刺史烏丸尼開府尉遲儁率膠光青齊莒兖之衆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陷曹亳二州屯兵梁郡大將軍東南道行臺席毗衆號八萬軍於藩城攻陷昌慮下邑豐縣李恵自申州攻永州焚之而還宇文冑軍於洛口開府梁子康攻懷州魏安公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寛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熲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寛軍半度而擊之孝寛因其却乃鳴

鼓齊進惇遂大敗等寬乘勝進至鄴迴與其子惇祐等又
悉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迴别統萬人皆緑巾錦襖號曰
黄龍兵勤率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到迴舊集
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
寬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熲與李詢乃整
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迴衆大敗遂入鄴城迴走保
北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賀婁子幹以其屬先登迴上樓
射殺數人乃自殺勤惇祐等東走青州未至開府郭衍追
及之並為衍所獲隋文帝以勤初有誠款特釋之李惠先
是自縛歸罪隋文帝復其官爵迴末年衰耄感於後妻王

氏而諸子多不睦及起兵以開府小御正崔達拏爲長史自餘委任亦多用齊人達拏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綱紀不能匡救迥自起兵至于敗凡經六十八日焉子寬大將軍長樂郡公先迥卒寬兄誼開府資中郡公寬弟順以迥平蜀功授開府安固郡公後以女爲宣帝皇后拜上柱國封胙國公順弟惇軍正下大夫魏安郡公惇弟祐西都郡公皆被誅而誼等諸子以年幼並獲全武德中迥從孫庫部員外郎耆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迥忠於周室有詔許焉仍贈絹百匹迥弟綱

綱字婆羅少孤與兄迥依託舅氏周文帝西討關隴迥綱

與母昌樂大長公主留于晉陽後方入關從周文征伐常
陪侍帷幄出入卧内以軍功封廣宗縣伯綱驍果有膂力
善騎射周文甚寵之委以心膂河橋之戰周文馬中流矢
因而驚奔綱與李穆等左右力戰衆皆披靡文帝方得乘
馬大統十四年進爵平昌郡公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
軍及魏帝有異謀言頗漏泄周文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爲
之備俄而廢帝立齊王仍以綱爲中領軍總宿衛事綱兄
迴伐蜀從周文送之於城西見一走兎周文命綱射之誓
曰若獲此兎必當破蜀俄而綱獲兎而返周文喜曰事平
當賞汝佳口及克蜀賜綱侍婢二人又嘗從周文北狩雲

陽見五鹿俱走綱獲其三每從遊宴周文以珍異之物令
諸功臣射而取之綱所獲輙多周孝閔帝踐阼綱以親戚
掌禁兵除小司馬又與晉公護廢帝明帝即位進位柱國
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呉國公邑萬戶除涇州總管歷位
少傅大司空陜州總管晉公護東討乃配綱甲士留鎮京
師大軍還綱復歸天和二年以綱政績可紀賜帛及錢穀
等增邑以褒賞之陳公純等以皇后阿史那氏自突厥將
入塞詔徵綱與大將軍王傑率衆迎衛於境首三年追論
河橋功封一子縣公四年薨于京師贈太保謚曰武弟二
子安以嫡嗣大象末位柱國入隋歷鴻臚卿左衛大將軍

安兄運

運少彊濟志在立功魏大統十六年以父勲封安喜縣侯周明帝立以預定策勲進爵周城縣公歷位隴州刺史再遷左武伯中大夫尋加軍司馬運既職兼文武甚見委任進爵廣業郡公轉右司衛時宣帝在東宮親狎諂佞數有罪失武帝於朝臣内選忠諒鯁正者以匡弼之於是以運爲右宫正建德三年帝幸雲陽宫又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而衛剌王直作亂率其黨襲肅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指僅而得閉直

既不得入乃縱火運恐火盡直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是夜微運宮中已不守矣武帝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什物等不可勝數四年出爲同州刺史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帝將伐齊召運參議東夏底定頗有力焉五年拜柱國進爵盧國公轉司武上大夫總宿衛軍事帝崩於雲陽宮祕未發喪運總侍衛兵還京師宣帝即位授上柱國運之爲宮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納反疎忌之時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爲武帝親待軌屢言帝失於武

帝帝謂預其事愈更銜之及軌被誅運懼及於禍尋而得
出為秦州總管至州猶懼不免遂以憂薨於州贈大後丞
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曰忠子靖嗣運弟勤大象末青
州總管起兵應伯迥勤弟敬尚明帝女河南公主位儀同
三司

王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為州郡冠
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帥才略頻有
戰功周文帝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平原縣公軌性質直起家事輔城公及武帝即位累遷內
史下大夫遂處腹心之任帝將誅晉公護軌贊成其謀建

德初轉內史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黃縣公軍國之政皆參預焉從平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郯國公及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為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

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進位柱國
仍拜徐州總管軌性嚴重善謀略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
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之征吐谷渾也武帝令軌與宇文孝
伯並從軍中進趣皆委軌等宣帝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
王端並得幸於宣帝宣帝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
還軌等言之於武帝武帝大怒乃撻宣帝除譯等名仍加
捶楚宣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内史賀若弼言及此
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後
因侍坐乃白武帝言皇太子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
臣暗短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

度宏遠而弼比再對臣深以此事為慮武帝召弼問之弼
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
既退軌誚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乃爾翻覆弼曰
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為言事有差跌便至
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
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其後
軌因內宴上壽又捋武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
耳武帝深以為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
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即位追鄭譯等復為近侍軌自知必
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

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彊寇欲爲身計易同反掌
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
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爲
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使內史杜虔信
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軌
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皆傷
惜時京兆郡丞樂運亦以直言數諫於帝

樂運字承業南陽清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祖文素
齊南郡守父均梁義陽郡守運少好學涉獵經史年十五
而江陵滅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沒運積年爲人

傭保皆贖免之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聞梁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次其行事爲孝義傳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臨淄公唐瑾薦之自柱國府記室爲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武帝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強直武帝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武帝常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既至謂曰卿言太子如何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帝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智唯運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爲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亦可

與爲惡也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以匡弼之乃超拜
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葬
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即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
自天子達於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
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
盡隣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既吉更凶如
以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
奏帝不納自是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又上疏曰臣謹按
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
故不遊觀焉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爲過

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之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又曰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有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亦不納而昏暴滋甚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一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理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況大尊未爲聖主而可專恣己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衆共之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誡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

用實後宮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
野請姻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
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擁滯大尊
比來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內豎傳言失實
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準高祖居外聽政四曰
變故易常乃爲政之大忌淫刑酷罰非致安之弘規若罰
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人無適從豈有削嚴刑
之詔未及半祀便即遣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此
今宿衛之官有一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
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杖十同科雖爲法愈嚴恐人情愈

散一人心散散尚或不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請遵輕
典並依大律則億兆之人手足有所措矣五曰高祖斲雕
爲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趍庭親承聖旨豈有崩未
踰年而𠢎窮奢麗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
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六曰都下之人徭賦稍重必是
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爛漫士庶
從役秖爲俳優角抵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
聊生凡無益之事請並停罷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
即科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
不容失身義無假手脫有舛謬便迫嚴科嬰徑尺之鱗其

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替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日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玄象垂戒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縣未盡銷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脩布德政解兆庶之慍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諫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聖明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賞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甚怒莫不為運寒心後見獲賞又皆相賀以為幸免獸口內

史鄭譯常以私事請託運不知許因此銜之及隋文帝為丞相譯為長史遂左遷運為廣州滍陽令開皇五年轉毛州高唐令頻歷二縣並有聲績運常願處一諫官從容諷議而性訐直為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録夏殷以來諫爭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

論曰王羆剛峭有餘弘雅未之聞也情安儉率志在公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勍敵梁人為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矣至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

縈帶之險脩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駘
之兵嘗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
朝義聲動於隣聽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
於百世矣尉遲迥地則舅甥職惟台衮沐恩累葉荷睠一
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
云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
稱兵忠君之勤未宣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翟義葛誕之
儔歟綱運積宣王室勤勞出內觀其自致榮寵豈唯恩澤
而已乎夫士之成名其途不一蓋有不待爵禄而貴不因
學藝而重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

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志惟無諱議於骨肉之間竟遇淫刑以至夷滅若斯人者或以爲其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觀樂運之所以行己之節其有古之遺直之風乎

列傳第五十　　北史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一　北史六十三

周惠達

馮景

蘇綽 子威 從兄亮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歷樂鄉平舒成平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幼有節操好讀書美容貌魏齊王蕭寶夤為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閤下甚禮之及寶夤還朝惠達隨入洛陽寶夤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寶夤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夤謀反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惠達乃私馳還至潼

闌遇大使楊侃侃謂曰何爲故入獸口惠達曰蕭王必爲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夤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爲光禄勳中書舍人寶夤既敗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夤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賀拔岳爲關中大行臺惠達爲岳府屬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惠達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悅平歸於周文帝文帝復以爲府司馬便委任焉周文帝爲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爲行臺尚書大將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周文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時既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倉粮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甚爲朝廷所

稱後拜中書令進爵爲公大統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周文與魏文帝東討令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及芒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禦之軍還青雀等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爲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是以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功也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愛拔良士以此皆敬而附之薨子題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國公

馮景字長明河間武垣人也父傑爲伏與令景少與周惠

達友俱以客從蕭寶夤寶夤後爲尚書右僕射引景領尚書都令史正光中寶夤爲關西大行臺景又爲行臺都令史及寶夤敗還長安或議歸罪闕下或言留州立功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夤不從遂反及寶夤平景方得還洛朝廷聞景有諫言故不罪之後事賀拔岳爲行臺郎岳使景詣齊神武察其行事神武聞岳使至甚有喜色問曰賀拔公詎憶吾邪即與景歃血託岳爲兄弟景還以狀報岳岳曰此姦有餘而實不足自古王臣無私盟者也吾料之熟矣岳北合費也頭東引紇豆陵伊利西撫侯莫陳悅河州刺史梁景叡及酋渠爲盟誓共會平涼移軍東下懼

有專任之嫌使景啓孝武帝帝甚悅又爲岳大都督府從事中郎後侯莫陳悅平周文使景於京師告捷帝有西遷意因問關中事勢景勸帝西遷後以迎孝武功封高陽縣伯除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大統初詔行涇州事卒於官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筭術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周帝餞于都門外臨別謂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周文乃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周文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

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爲量定惠達入呈周文稱善謂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才周文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周文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周文乃召綽問具以狀對周文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乃與綽竝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猒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眞奇士吾

方任之以政郎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
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
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周文同
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封美陽縣伯十一年授大行
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弘
強國富人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
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
脩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
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理天下者唯良
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本莫若

守宰之量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己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是以理人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以稱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次又在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理而望理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

影也君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
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
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
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人是以其人畏而
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
曰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
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
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獘之風質
直者則敦和之俗衰獘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
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

亂滋甚且二十載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日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旣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

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臨天下以至於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為命食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人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

信州家山刊

必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人廢農者是則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户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蔬菜脩其園圃畜育雞豚

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

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養而爲卿相則伊尹傅説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冊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材

而爲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因其官而亂也
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善者則舉
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
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
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
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
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
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
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
英曰儁今之智効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也

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瑋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

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理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數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人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

信州路象山刊

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恤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鑒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

重皆當舍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其理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

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已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愼庶獄之典此皆愛人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

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愼乎若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卹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平均者不舍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紝織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

先事織紝麻土早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己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周文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兼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

文章競爲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獘因魏帝祭廟群
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
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泰洎群公列將罔不來
朝時廼大稽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
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
宗時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
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
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群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
朕惟龕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爾在
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

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孝武丕賁其舊
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役東土則我黎庶咸墜
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
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度拯我人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
曰天生蒸黎罔克自乂上帝降鑒叡聖植元后以乂之時
惟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群吏以佐之肆天之
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人弗惟逸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
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皇其
彝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今台一人僣天
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乂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

職嗟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政於何弗繹嗚呼艱哉凡
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惟四海之不造載縣二
紀我太祖烈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
皇之弗極公惟作相百揆侃譽度公惟大録公其允文允武
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傍施於
九正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吕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
皇帝若曰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
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
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
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

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人父母人惟不勝其飢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工人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寔爲教本嗚呼爲上在寬寬則人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

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

一質爰自三五以迄于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

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

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

我公輔庶僚列辟朕惟否德其一朕心力祗慎厥艱克遵

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叶于朕心惇德

允元惟厥艱是務克捐厥華即厥實背厥偽崇厥誠勿愆

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

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朕言不再

柱國泰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

人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
千載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逖致於雍熙膚錫降丕命
于我群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臣聞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迺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
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群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
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
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筆皆
依此體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内未平常以
天下為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周
文亦推心委任而無閒言焉或出游常預署空紙以授綽

若須有覶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于位時年四十九周文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周文稱善因薦瑤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

周文與群公皆步送出同州郭外周文親於車後酧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吾去柰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墜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周文自爲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周明帝二年以綽配享文帝廟廷子威嗣

威字無畏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文帝時襲爵美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公主妻焉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己逃入山爲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居山寺以諷讀爲娱未幾授持節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父妹適河南元世雄世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標賣田宅罄資產贖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隋文帝為丞相高熲屢言其賢亦素重其名召入卧內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熲請追之帝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邳國公以威襲焉俄兼納言威上表陳讓優詔不許帝嘗與文獻皇后對觴召威及高熲楊素廣平王雄四人謂曰太史言朕祚運盡於

三年朕憂遠故舉此酒耳今欲營南山嶮與公等固之以觀時變將如何威進曰周文脩德旋地動之災宋景一言退法星三舍願陛下恢崇德度享天之休若棄德恃嶮同舟之人誰非敵國縱南山之岨安足固哉帝善其言屬之以酒初威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稱爲重旣而嘆曰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熲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諭帝帝爲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毁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

之威當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帝拂衣入良久
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
萬歲餘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持
書侍御史梁毗劾威兼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心
帝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
威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爲朝臣曰
蘇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
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匹也蘇威若逢
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
解少保御史大夫官後京兆尹廢檢校雍州別駕時高熲

與威同心恊賛政刑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平俄轉戶部尚書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人饑帝令威振恤之還吏部尚書兼領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駮帝令朝臣釐改舊法爲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爲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敕勉諭殷勤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明年帝幸并州命與高熲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所使決人訟尋令持節廵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江表自晉已來刑法踈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

嗟怨使還奏言江表依內州責戶籍上以江表初平召戶部尚書張嬰責以政急時江南州縣又訛言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饒州吳世華起兵爲亂生縶縣令啗其肉於是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更使儂誦五教邪尋詔內史令楊素討平之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爲患復令威至可汗所威子夔以公子盛名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時議樂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各爲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昩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

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子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國子學請黎陽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按之事皆驗帝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懼免冠頓首帝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帝曰蘇威德行者但爲人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群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

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帝幸仁
壽宮以威總留事及帝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帝怒詰
責威威謝帝亦止煬帝嗣位上將大起長城之役威諫止
之高熲賀若弼之誅也威坐相連免官歳餘拜魯郡太守
修羽儀召拜太常卿從征吐谷渾進拜右光禄大夫歳餘
復爲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黄門侍郎裴矩御史
大夫裴藴内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及
征遼東以本官領右武衛大將軍進位光禄大夫賜爵房
陵侯尋進封房公以年老乞骸骨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
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帝引威

於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爲患邪威曰麤
疎兆聰明者必無處但恐浸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已百
姓思亂以此微欲諷帝帝竟不悟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
關中以其孫尚輦直長儇副威子鴻臚少卿夔先爲關中
簡黜大使一家三人俱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手詔曰
玉以絜潤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
可謂温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先后舊臣朝之宿齒棟
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
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
參燮台階具瞻斯允雖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

寄爲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竝如故威當時尊重朝臣莫
與爲比後從幸鴈門帝爲突厥所圍朝廷危懼帝欲輕騎
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
下萬乘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去車駕次太
原威以盜賊不止勸帝還京師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帝初
從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
匡正甚患之屬帝問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爲
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殿柱帝呼問之威曰臣非職司不
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
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

多以珍玩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群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御史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怯異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乃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胷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是乎於是除名後月餘人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大理簿責威威自陳精誠不能上感瑕釁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昏老羸疾帝乃止宇文化及弑逆以威爲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邳公王世充僭署大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太宗平世充坐於東都閶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上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國亡見李密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尋入長安至朝堂請見高祖又不許終於家時年八十二威行已清儉以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惡人異己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爲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竝行於當世頗傷煩碎論者以爲非簡久之法及大業末年尤

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群盜蜂起郡縣有奏聞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剋捷由是遂致敗亂為物議所譏子夔

夔字伯尼聰敏有口辯然性輕險無行八歲誦詩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射賭得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議論詞致可觀見者皆稱善及長博覽群言尤以鍾律自命初名哲字知人父威由是改之頗為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見而奇之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鄭譯何妥議樂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以罪免居數

年仁壽三年詔天下舉達禮樂源者晉王昭時爲雍州牧
舉夔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帝望夔謂侍臣曰唯此
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歷太子洗馬司
朝謁者以父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
遼東之役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夷來朝帝
謂宇文述虞世基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
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接賓客者爲之乎咸以夔對
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
主夔有雅望令主主婚其後延和弘化等數郡盜賊屯結詔
夔巡關中及突厥圍鴈門夔於鎮城東南爲弩樓車箱獸

圍一夕而就帝見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後會丁母憂不勝哀卒時年四十九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沉勇有決斷魏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討之受盪寇將軍以功累遷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大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姓賀蘭氏後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強濟特為周文帝所知十四年置當州鄉師自非鄉望允當衆心者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氐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既為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進爵為侯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大都督卒子植嗣
亮字景順綽從兄也祖稚字天祐位中書侍郎王門郡守父祐泰山郡守亮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與弟湛等皆著名西土一家舉二秀才亮初舉秀才至洛陽過河內常景景深器之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將此人乎魏齊王蕭寶夤引爲參軍寶夤遷大將軍仍爲之掾寶夤雅相知重凡有文檄謀議皆以委之尋行武功郡事甚著聲績寶夤作亂以亮爲黄門侍郎亮善處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夤敗從之者多遇禍唯亮獲全及長孫承業尒朱天光等西討並以亮爲郎中專典文翰賀拔岳爲關西行

臺引亮爲左丞典機密魏孝武西遷遷吏部郎中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式爲秦州刺史以亮爲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爲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爲恨臨辭賜以御馬八年封臨涇縣子除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周文帝甚重之有所籌議率多會旨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歷秘書監大行臺尚書出爲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幷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爲榮十年徵拜侍中卒於位

贈本官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稍不逮亮至於經畫
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焉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
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筆數十
篇頗行於世子師嗣以亮名重於時起家黃門侍郎
亮弟湛字景儁少有志行與亮俱著名西土年二十餘舉
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夤西討
以湛為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夤將謀叛逆湛時臥疾
於家寶夤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
死亡今便為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
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

曰闔門百口即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既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問鼎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於人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爲王族滅也寶夤復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爲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户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夤素重之知必不爲己用遂聽還武功寶夤後果敗孝莊帝即位徵拜尚書

郎帝嘗謂之曰聞卿答蕭寶夤甚有美辭可爲我說之湛
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
過之但臣與寶夤周旋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
此臣之罪也孝莊大悅加散騎侍郎尋遷中書孝武初以
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湛弟讓字景恕幼聰敏好學頗有人倫鑒初爲本州主簿
稍遷別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周文帝
爲丞相引爲府屬甚見親待出爲衛將軍南汾州刺史有
善政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論曰周惠達見禮寶夤遂契闊於戎寇不以夷險易志斯

固篤終之士也周文攝劒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
競逐之辰脩太平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斲雕爲朴變奢
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埸晏動而內安外附斯蓋
蘇綽之力也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膺旌
命綢繆任遇窮極寵榮久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
無不爲然志尚清儉體兆弘曠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
易簡未爲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
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子達汝弼徒聞其
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
志識沈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卷終